

則自然使然若相待而不可相无繫之以道無非命者故人之所欲為者命也人之所不為者亦命也為之而成者命也為之而不成者亦命也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无非自爾夫既謂之自尔无制之者雖有壽夭孰為增損雖有窮達安足喜悲故知命者於此則順而受之而已爾是以孔子之聖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一制於命則非逐於魯伐木於宋窮於商周困於陳蔡卒之一君无所鈞用其天縱之將聖載之空言而不得見之行事斯可以為命矣為夫子者備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於心慮其樂天知命如此故能窮亦樂通亦樂而所樂非窮通也然而自非聖人未有由於命之所制而能知者非特不知而已抑又區區計人力之未為據臂而仍之是可悲矣故鮑叔厚夷吾於其始而夷吾薄之於其終隰朋薄夷吾於其始而夷吾厚之於其終鄧析屈子產之治子產用鄧析之刑子產用其刑於始鄧析遇其誅於終厚者其自厚也薄者其自

薄也用者不得不用也誅者不得不誅也皆命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而數子者方且自謂智能之所為而不識夫固然之理此桓文之治所以羞稱於孔子子產之惠所以貶於孔子也有若季梁之重祝神醫則雖死生之大不能變矣有若齊景公之臨其國城而流涕則於利害之端且猶惑之皆命也知不知其別若此此子列子所以不免於辯也雖然此官子嘗以薄於命而愧夫西門子造事而達矣及其既悟則榮辱俱忘終身適然是則雖薄於命也命果足以制之耶列子之意明其已悟者要以覺其未悟者而使之求有悟爾且列子一篇之旨雖盡祛力命之惑矣終則以力不可不為命不可不聽為命之至故以仕農工商勢命之說終焉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四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五

作五

宋杭州學內舍生臣江道士進

楊朱上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憊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傲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

解曰道常無名名之生在於物成數定之後智者惡事物之紛錯也不得已如事物

而疆為之名爾名非自然也凡在可名之域者皆偽而已矣雖然名以出信必依於實實不自顯必假於名君子無惡於循名而蹈實也但惡夫守名而累實爾悠悠之徒不知身之非我有也故趣富貴於當生不知子孫之非我有也故競虛名於既往其始也將徇名而未實其終也乃徇名而妨實且以實非名則管氏之奢奚無益於子孫以名非實則田氏之廉何乃因有齊國蓋名不可去名不可趣趣名則實斯毀矣實與則名斯立矣且趣當生則夷齊之遜不若堯舜之偽將恤我後則管仲之奢不若田氏之廉若鍊名實兼之惡可哉列子非有貴乎世俗之富貴也非不知堯舜夷齊之不與名期而名歸之而為天下後世之所共美也蓋雖聖人之應世日與接構則名亦既有均在可議之域矣列子言此欲學者務造乎道之無名而已如或矯情乎仁義禮教以盜當世之虛名非特不得名併與夫利而失之矣曾不若盜貨者

之猶得肆情於當生爾此殆矯枉不得已之言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預畫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癢哀苦亡去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過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狀足聲色不可常觀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連連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倘爾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疋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繫格何以異哉

解曰百年之生憂患所瘳陰陽寇其外嗜慾蠹其內無疆無堅為病為惱夜眠而神勞晝覺而形役計人之生安得無介然之慮於斯須之頃哉然而介然之慮存之則憂懼釋之則逸樂存之在我釋之在我人之所以每蹈於憂患之域者彼豈甘心於

憂患哉由其以美厚聲色為可樂是以競譽規榮慎耳目惜是非偽偽連連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日罹於憂患而不自悟矣是則百年之生既不能內得於天樂又不能自肆於一時而兩穴之矣其與重囚繫格何以異哉莊子亦以此為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夫列子之設心豈欲使斯民自肆於聲色之娛哉蓋深醜夫連連競虛譽者之無益於身不若縱脫而趨當生之樂者為猶愈爾是亦矯枉之言歟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觀從性而游不逐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解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爾太古之人大概未散渾淪之質不離於人偽故能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由是從心而動從性而游無往而不適然自得矣性於心為體心於性為用去性而後從心故從心而動

則能不違自然所好之在我者爾從性而游然後能不違萬物所好且動或迫之若不為遊之適也從心而動不去當身之娛是不為近名之善也故不為名所勸從性而游不規既往之名是不為近刑之惡也故不為刑所及若然者其視死生之變直猶夜旦之常爾又何暇計其名譽之先後量其年命之多少哉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富生美達死後

解曰生死交謝初無同異小智自私於大同中妄見成異因異立同由是生死之同異皆擾而無辨矣楊朱欲齊生死之變而

一之故即俗之所見以生為異以死為同要其終必歸於無同無異也或遽而語之至道之所謂一則彼將殺亂於滑疑之際而其惑終不可解矣此乃聖人之常善教人也且齊萬物之變必以堯舜桀紂為言者將祛世之重惑宜以狂聖之極天下萬世之所共信者為之言也且謂堯舜同於桀紂非苟然也堯舜應世之跡因時合變未免於有所殉則其跡安得不同趨於腐骨哉若夫堯舜之所以為堯舜是乃孔子所謂蕩蕩乎民無能名又安得與桀紂同腐哉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節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節以放棄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

解曰人之生因情有欲以欲發愛欲而無以節之則盈嗜欲長好惡而性命之情病矣是所以為誤善也所矜在於清正則能抑其情而節其欲矣安得為誤善雖然伯夷展季既有矜清正之名而存心於矯枉

救弊則其跡未免於有節是亦為情欲之所役也故而至於餓死棄宗則謂之誤善不亦可乎是以聖人緣督以為經而不為已甚也

楊朱曰原憲棄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棄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憲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棄善逸身者不殖

解曰人之生也必將資物以為養則耕而食織而衣所不可已也雖太古之民亦莫不若是也特不欲左右望而罔市利於富貴之中有司隴斷爾由前則不窶是所以為樂生也由後則不殖是所以為逸身也蓋窶則華冠縱履而杖藜安可以言樂生殖則滿身戚離而求益安可以言逸身以是知列子之道不為已甚於世道之安危未嘗都忘之也

楊朱曰古語有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

不舍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解曰立后王君公以治天下之民欲其不
懈于位是乃生相憐之道也至於死則略
矣雖有良朋不過況我以未嘆而已是乃
相捐之道也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
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柰何夷吾曰恣
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
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
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關
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
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顛口
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
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
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性凡此諸闕
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
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
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
吾所謂養

解曰子列子之學於老商子三年之後心

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則於口之所
欲言意之所欲行莫得而恣也故老商見
之始一解顏而笑至於九年之後橫心之
所念橫口之所言則於是乎得恣而肆之
勿壅勿過矣故老商許其內外進矣所謂

恣耳之聽恣目之視恣鼻之向恣體之安
亦若是而已非曰詭足於聲色嗅味以犯
人理之所惡然後為恣也能進此者是所
謂聞道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故雖一日一
月之生亦足以為養矣又奚以戚戚然久
生為哉此列子論養生之至理也管仲晏
子曾西之所不為曾何足以進此道乎蓋
晏平仲豚肩不掩豆是躬儉者也管夷吾
三歸反坫是好奢者也晏平仲管夷吾其
問其答固宜若是矣二子之問答譬猶果
蔽之理其言適有與道相當者故列子取
其說以寓夫至道非欲學者為管晏之所
為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柰何晏平
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

欲聞之平仲曰既死宜在我哉焚之亦可沉
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
壑亦可袞裳繡文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
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
人進之矣

解曰得道者之於送死以天地為棺椁以
日月為連璧以星辰為珠機以萬物為齋
送則其所遇焉乎往而不可哉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五